

《红楼梦》的抄本有几种系统
《红楼梦》的最早刻本
《红楼梦》各个版本对阅读的影响
小说署名与作者曹雪芹之谜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完璧吗
高鹗可能续书吗
脂砚斋与脂批之谜
红楼四大家族源于《姑妄言》
《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吗
清代文人对《红楼梦》的评点话语
清代咏红楼梦的诗词歌赋类型和特点
曹雪芹真的反传统吗
“菩萨哥儿”宝玉出家的诸多暗示和预兆
茶在《红楼梦》中的符号媒介作用

HONGLOUMENG ZHONG DE
WENHUA MIMA

《红楼梦》中的文化密码

周晓波 张劲松 雷庭来 著



《红楼梦》中的文化密码

周晓波 张劲松 雷庭来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中的文化密码/周晓波, 张劲松, 雷庭来
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9. 2

ISBN 978-7-5531-1094-3

I. ①红… II. ①周…②张…③雷… III. ①《红
楼梦》研究IV. ①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0087 号

《红楼梦》中的文化密码

周晓波 张劲松 雷庭来 著

策划组稿	何 锐
责任编辑	何东琳
封面设计	何 玄
内文设计	巴蜀书社
出 版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028) 82601551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3.5
字 数	340 千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31-1094-3
定 价	5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及其争议（雷庭来）	(001)
《红楼梦》各个版本对阅读的影响（雷）	(007)
脂砚斋与脂批真伪之辨（雷）	(011)
《红楼梦》署名与作者曹雪芹之谜（张劲松）	(016)
一百二十回完璧的《红楼梦》（张）	(028)
高鹗可能续书吗？（周晓波）	(038)
《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体小说吗？（周）	(047)
红楼四大家族构思源于《姑妄言》（张）	(054)
清代文人对《红楼梦》的评点歌咏（张）	(062)
曹雪芹真的反传统吗（张）	(069)
贾宝玉独特性情与其独特教育（周）	(076)
贾雨村栖葫芦庙与古代举子住庙习俗（雷）	(083)
“菩萨哥儿”——宝玉出家的诸多暗示和预兆（张）	(086)
宝玉的人生导师林黛玉（雷）	(088)
黛玉操缦与红楼琴话（雷）	(094)
宝黛爱情悲剧的文化宿命（周）	(098)
《红楼梦》中茶之雅趣与礼仪风尚（张）	(106)
《红楼梦》的女性态度与女性主义倾向（周）	(120)
“顽石”和“蠢物”——《红楼梦》与《姑妄言》的神秘联系（张）	(132)
贾府权力斗争的波澜——还原邢夫人（张）	(134)
彩环之恋——世家大族的主奴暧昧关系（张）	(143)



红楼僧尼形象及清代对佛徒的态度 (周)	(148)
惜春的佛缘与宝玉的出家 (周)	(158)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的故事渊源 (张)	(164)
梅花雪和绿玉斗——枕翠庵品茶迷局 (张)	(171)
繁华必散——荣国公的命名寓意 (张)	(175)
华林散去如烟灰——贾宝玉的死亡叙述 (张)	(182)
薛蟠形象的文学来源 (张)	(193)
晴雯“调歪”的人生悲剧 (张)	(199)
完美的“幸运儿”——平儿招人喜爱之谜 (周)	(203)
琏、凤隐私房内考 (张)	(212)
尤三姐与黛玉身形相似之谜 (张)	(217)
探春不认赵姨娘之因 (周)	(224)
贾芸与小红的恋情 (张)	(230)
唐伯虎与《红楼梦》的宿缘 (张)	(236)
《红楼梦》丫鬟奴仆的隐性等级 (周)	(240)
红楼优伶的悲情人生 (张)	(249)
紫鹃名字寓意与黛玉的归宿 (张)	(252)
黛玉《桃花行》的死亡预兆 (张)	(257)
黛玉和妙玉原本是知音 (张)	(260)
帝制视觉文化观照下的王熙凤 (张)	(264)
贾敬修道之谜 (张)	(274)
红楼中的屈原身影与《楚辞》的香草 (张)	(279)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艺术魅力撷花 (张)	(288)
嫁妆与红楼贵妇的命运 (张)	(294)
《红楼梦》器物摆件之特色 (雷)	(304)
何三“下海”与清代海盗 (雷)	(310)
贾母看尤二姐的脚 (雷)	(312)

贾政“梦坡斋”书房寓意（张）	(315)
美人觚和文王鼎——王夫人的隐微心理结构（雷）	(318)
傻大姐与憨丫头（张）	(322)
贾赦的贪婪（张）	(324)
妙玉扶乩与道家法术（张）	(331)
马道婆厌胜与清代巫风（雷）	(336)
贾母抄《金刚经》与清代民间佛教信仰（雷）	(340)
爬灰之“灰”（雷）	(345)
凤姐敛财终败家（张）	(348)
贾府被抄与清代抄家文化（雷）	(357)
贾政父子的生命疏离及其人生悲剧（周）	(361)
贾宝玉出家的“超凡入圣”（张）	(369)
书缘——代后记（张）	(372)

《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及其争议

版本，是指某一图书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以其他方式而演变流传成为各种不同的本子。《水浒传》就有七十回、一百回、一一〇回、一一五回、一二〇回等不同版本，《金瓶梅》亦有词话本、绣像本、张评本三个系统。而《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版本更是众多。总的来说主要分为抄本系统和刻本系统。

抄本系统顾名思义就是早期靠人工抄写流传的《红楼梦》版本，这些早期抄本大多夹杂着脂砚斋等人的评语，且在小说流传的过程中，这些评语也一起流传下来，甚至很多早期版本的名字直接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以抄本又叫作脂评本、脂本。

《红楼梦》经过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长时间的创作过程中，书稿就被其亲友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圈子内流传阅读。如果说曹雪芹创作的底稿是“红楼始祖”的话，那这些传出来的抄本就是二世祖、三世祖……但是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名气越来越大，受众越来越多，便衍生出许多牟利之人，他们以某一抄本为底本，找来大量誊抄书籍的工匠，开始大量复制《红楼梦》，借以谋取利益，以致后期的很多抄本会出现前后字迹不一的情况，这就是由几个工匠同抄一本导致的。还因为很多抄书工匠文化水平并不高，以至于抄出前后不一的错字、漏字，甚至他们还会擅自修改某些原文等情况。当然，由于《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十分漫长，而作者又几经修改，所以还造成了许多抄本之间章回名字不同、人物内容不同、故事情节不同等等问题。但不管这些抄本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他们都或多或少保留了底本的面貌。



由于《红楼梦》的抄本众多，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 甲戌本：此本全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由于此本第一回第八页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字样，所以简称为“甲戌本”，“甲戌”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此本流传时曹雪芹尚在人间。虽然此本残缺，只存十六回内容（第一回至第八回、第十三回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但书中存有大量的批语，实在弥足珍贵。但我们今天看到的“甲戌本”并非1754年的那个本子，而是此本的“过录本”（依照一个本子誊录过来），因为其中出现了很多甲戌年之后的批语，好在其“过录”次数不多，应该是最接近原始母本的。

此本在流传过程中被晚清官吏刘诩福收藏过，后又辗转被胡适购得，胡适离开大陆时，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甲戌本”，可见其钟爱程度。后“甲戌本”经胡适漂洋过海，带到美国，先藏于纽约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现被上海市博物馆购回收藏。

(二) 己卯本：全称《乾隆己卯四阅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书中有“己卯冬月定本”字样，所以称之为“己卯本”。“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按冯其庸所说：“当然这个年份是指底本的年份而不是现在这个本子的抄定的年份”，所以现如今的“己卯本”，也只是1759年的“过录本”。“甲戌本”是重评，“己卯本”是四阅，可惜初评本和三评本没有流传下来。此本虽也是残本，但较之“甲戌本”保留内容多了两三倍。有完整的四十三回和两个半回内容。据考证现在过录的“己卯本”是由乾隆时期的怡亲王弘晓主持的，因为“己卯本”正文的避讳现象中，除了避国讳“玄”和“禛”，还避两代怡亲王胤祥和弘晓的名讳“祥”和“晓”。据此判定为清代怡亲王弘晓府中的原抄本。后经董康、陶洙收藏，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三) 庚辰本：因书中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所以简称为“庚辰本”，“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于此版本内容与“己卯本”极其相似，而年代上又仅隔一年，所以冯其庸论断“庚辰本”是由“己卯

本”过录而来（详见《论庚辰本》）。此本基本保存了前八十回内容，现存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原被徐星署收藏，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四）戚序本：此本书名《石头记》，由于书前有一位署名“戚蓼生”的人写有序言，所以简称为“戚序本”，此本有完整的前八十回内容，戚蓼生曾与一个叫狄楚青的书商合作，在书上是印行“国初抄本”来证明自己是最接近曹雪芹的初稿版本，而“戚序本”又有“有正本”和“南图本”两个兄弟版本，“有正本”是清末民初有正书局石印的版本，故以此命名；“南图本”由于现藏于南京图书馆，故以此命名。两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根据共同底本过录而来的抄本。

（五）王府本：据说曾由清朝某蒙古王府旧藏，名为《石头记》，又称“蒙古王府本”、“蒙府本”等等，共有一百二十回，而且还有程伟元的序。这可不是我们后来意义上的通行本，它的前八十回用的是朱丝栏粉纸，后十四回用的白纸。除纸张不同外，前八十回除补抄的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外，其余七十四回与“戚序本”基本一致，所以“王府本”的前八十回要么是照抄的“戚序本”，要么就是和“戚序本”抄的一个底本。后四十回是根据程甲本抄配的，序也是抄来的。但抛开补抄的内容来说，原有内容是从没出现通行本以前的一种在贵族家庭间流传的手抄本过录的，属于古本性质。此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六）列藏本：是1962年春，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发现的一部古抄本，由于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更名为圣彼得堡，所以此本又叫“列宁格勒藏本”“圣彼得堡藏本”“俄藏本”等名。此本是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传教士库尔良采夫带回俄国。此本第七十九回与八十回尚未分回，合为一章，八十回内容中缺了第五回与第六回。眉批、侧批虽未署名，但属于早期批语，可确定为“脂批本”的古抄本。

（七）梦稿本：此本曾被清末官员杨继振收藏，杨继振卷首题记“兰



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1963年中华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定名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所以此书既名“梦稿本”，又称“杨藏本”。之前所有抄本都叫《石头记》，而此书最早出现“红楼梦”字样。它是个一百二十回的手抄本，后四十回大体是抄自程甲本，前八十回所依据的过录本看来比较复杂，是用几种流传在社会上的手抄本拼合而成的。关于此本的成书过程极其复杂，学界又多有争论。最有意思的是在第七十八回末有“兰墅阅过”四字，兰墅是高鹗的别号，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此本极有可能是后来“程甲本”的原稿，但俞平伯又认为“梦稿本”的许多修改内容与程乙本接轨，所以并非“程甲本”底稿。至今学界有将此本归于脂本系统，亦有归于程本系统的。现“梦稿本”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八）梦觉本：因卷首有甲辰岁梦觉主人序，故名，这个序写于乾隆甲辰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以又叫“甲辰本”。此本题名《红楼梦》，共八十回，在“梦觉本”第四十九回回前总评这样写道“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以俟观者凝思入妙，愈显作者之灵机耳”。所以此本原本是脂本，但梦觉主人觉得有碍阅读，就把脂批大量删弃了。而此本之中出现大批异文，被“程高本”所沿袭，所以可以推断的是此本是脂评本向程高本过渡的桥梁。

（九）舒序本：这个手抄本题名为《红楼梦》，因为书前有一位叫舒元炜的人作序，故称“舒序本”。又因此本为红学家吴晓玲收藏，所以又称“吴藏本”。此本原来是一个八十回的抄本，但现在只存前四十回。它的过录时间可以确定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舒序本”中脂批虽然不多，但出现很多较之其他抄本不同的文字内容。例如太虚幻境的牌坊楹联诸本都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可“舒序本”独作“色色空空地，真真假假天”。由于“舒序本”是一个拼凑版本，舒元炜在序言中提到说：“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雠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抄胥。”所以这些异文极有可能是舒元炜在雠校过程中自己修改的。

抄本之中，除了以上所述重要的版本之外，郑振铎收藏的仅存两回版本“郑藏本”，卞亦文收藏的仅存十回的“卞藏本”，原本由靖应鹍收藏的“靖藏本”可惜1964年后下落不明，由于此本已经遗失，所以真假尚有待分辨。除此之外，坊间还流传着很多伪造版本，虽也是手抄本，但内容离奇、文笔粗俗不堪，实在很难以《红楼梦》给它们冠名，则不一一赘述。如要阅读抄本系统，可从脂批数量与完整程度入手。想侧重探究脂砚斋批语，可优先选择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版本，此三本脂批众多，尤以甲戌本为最。想侧重探究前八十回内容可从庚辰本、戚序本、蒙古本、列藏本等版本入手。

除却抄本系统，最为重要的就是刻本系统了，刻本系统又称“程高本”，是程伟元、高鹗木活字排印的一百二十回通行本。本来《红楼梦》都是以前八十回的手抄本流传于世，据书商程伟元的序言提到：“一日偶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起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湮漫不可收拾。及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全书始自是告成。”程伟元说他偶然遇到一个挑夫货郎，见到了后四十回的十余卷内容，便重金购买。这残卷内容与前八十回虽能接上，但故事内容衔接上不够协调，他便邀请一位朋友，增减内容，加以整理，于是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本就此告成。当然程伟元找的那位朋友自然就是高鹗。

乾隆五十六年（1791）第一本套全本印刷的《红楼梦》出版，我们称之为“程甲本”。程甲本印行七十多天后，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伟元又出版了第二版《红楼梦》，我们称之为“程乙本”。程甲本可能由于出版仓促以及排字人员的文化水平低下，致使文中出现了大量的错字、漏字。所以程乙本的出版，是经过一轮审阅的。程伟元和高鹗声称“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除了修改第一版的讹误，程乙本还将程甲本中的许多语言表达、措辞造句进行了修改。这也就是程乙本被后人诟病的很大一个原因。虽然程乙本信誓旦旦地说“改订无讹”，但仔细阅读



还是会发现一些错字。

程乙本与程甲本的版式插图等完全一样，但文字上有两万多字内容被进行了修改，且多出一篇由程伟元和高鹗联合署名的“引言”，从程高本出版之后，一系列的评本、绣像本都是以此为母本。由于程甲本与程乙本互为表里，所以要阅读刻本系统可以两个版本都参照进行。

然程高本的问世，的确对《红楼梦》的流传，以及在文学的完整价值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为后人和学术界带来了无尽的疑惑和争议。其一大争议就是曹雪芹写完全书和续书作者之争。

以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张爱玲、吴世昌、周汝昌、蔡义江等学者为首的群体认为后四十回乃高鹗续作。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就提到人生第三恨是“《红楼》未完”，并且认为：“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的。怪不得！也没深究。”

以王国维、林语堂、王蒙、白先勇等学者为首的群体，认为一百二十回皆曹雪芹所作，只是后四十回为遗稿、残稿。林语堂在《平心论高鹗》中说：“后四十回系据曹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而非高鹗所能作。”白先勇甚至说：“后四十回的文字丰采、艺术价值绝对不输前八十回，有几处可能还有过之。……而我感到我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读到程伟元和高鹗整理出来的一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这部震古铄今的文学经典巨作。”

如今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红楼梦》作者由之前的高鹗，改为无名氏，现在又演变出无名氏续书的说法。

但笔者认为，《红楼梦》前后内容作者非曹雪芹莫属，后四十回的文字也确如白先勇所说不逊前八十回，包括其中“黛玉抚琴”、“宝钗出嫁”、“黛玉之死”、“宝玉洒泪”、“鸳鸯自尽”、“袭人出嫁”、“宝玉出家”等等故事都精彩异常。但之所以为人质疑就是因为家破人亡、故事太悲，而读

者又都是喜聚不喜散、喜乐不喜悲。所以主观上就倾向于后四十回不如前八十回，且非出自曹雪芹之笔。虽然后四十回的确写得不错，却也有很多硬伤，例如妙玉作为“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女主角，结局却草草收场；巧姐也作为“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女主角在刘姥姥走后竟然没了下文等等不尽善尽美的地方。这可能就和程伟元、高鹗的整理有很大关系了。

而且笔者还有一个小小的质疑，程伟元以“一日偶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叙述了他遇见后四十回的经历，可是“鼓担”一词虽未明言，读者都知道是挑夫走卒之流，笔者常年混迹古玩旧货市场之间，曾亲见一买家于收废品的挑夫箩筐中以低廉之价，收购到一部清代《康熙字典》。既然程伟元在这类人群中遇到后四十回遗稿，又岂会花费“重价购之”？岂非前后有所矛盾。但也确如冯其庸所说：“要否定这段话，没有确凿的、充分的证据是不行的。”（雷庭来）

《红楼梦》各个版本对阅读的影响

《红楼梦》虽然版本众多，对于小说主体内容上各个版本都是一致的，只是各版本彼此之间文字上存在着些许的差异，这其实对小说本身阅读是没有多大影响的。但细究这些差异，却还是有高低优劣之分。

兹以甲戌本和程甲本的开篇第一回为例。

甲戌本：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



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

程甲本：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

这是青埂峰下那块女娲石偶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时的场景，这“顽石”变成“通灵宝玉”在甲戌本中是有过程的，而且一僧一道与石头的对话也颇有趣味，可到了程甲本中，这一僧一道毫无缘由就把石头带到凡间去历劫，内容一下子少了四五百字，最为重要的是，这一僧一道施法将石头变成了美玉，而不是像程甲本中那样一见到就是美玉，这与后面故事的发展也有很大关联，例如在第二十五回贾宝玉和王熙凤被马道婆赵姨娘施了厌胜巫术、命悬一线，幸得一僧一道解救。那和尚拿着“通灵宝玉”便

说：“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这话和青埂峰相见时说的“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是前后照应的。显然在故事情节上甲戌本更符合逻辑，并且故事完整，又耐人寻味。程甲本的寥寥数语就没那么生动了。

除了段落与段落之间的不同，句与句也有不同。比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宝黛初次见面，借宝玉之视觉描述黛玉眉眼时，各个版本都有差异。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甲戌本）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笑非笑含露目。（己卯本）

两弯半蹙罥鹅眉，一双多情杏眼。（庚辰本）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俊目。（戚序本、王府本）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列藏本）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飘非飘含露目。（卞藏本）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程甲本、程乙本）

寥寥数字，诸版本都略有差异。但从形式来看，庚辰本最为另类。前一句对于眉毛的描绘，争议主要在“笼”和“罥”字上，至于戚序本、王府本里的“罥”极有可能是过录的时候抄错了，而且“罥”和“笼”虽意思相近，但用在此处，“罥”字显然落了下乘。再说回“笼”和“罥”，“笼”可以有“烟笼寒水月笼沙”之意，与烟搭配是没有问题的，但此处是形容黛玉的眉毛，如果用“笼”，显然就面目模糊了，缺乏眉清目秀的美感。而“罥”字从网字头，既有“笼”的含义，又有小巧、缠绕之意，既写出了黛玉的眉毛精巧弯曲，又带着一种朦胧美。所以显然用“罥”字更胜一筹。

而对于眼睛的描绘，到底是“含情目”还是“含露目”这就不好说



了，说是“含情目”，可理解为宝黛初次见面，情人眼里出西施，黛玉眼光中透露出的对于宝玉的似曾相识之深情。但“含露目”也可理解为黛玉天生眼中含泪，似泣非泣，并且黛玉初见贾母，宝玉来之前就哭过一场，眼中含泪也属正常，更重要的是这“露”一语双关，既指泪水，更有“木石前盟”黛玉下凡来还宝玉露水灌溉之恩的隐喻。何况宝玉常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黛玉眼中含露正和宝玉的审美一致。

即便版本众多，但每一则都算是古代描写女子面容的杰出之作，难怪脂砚斋在此点评到“奇眉妙眉，奇想妙想；奇目妙目，奇想妙想”。虽然只有细微的差别，仍可见作者创作过程的思虑，以及文笔的奇巧。

除了句与句之间的不同，许多字的不同，使得对小说意义的解读也有所不同。曹雪芹用字，颇有诗词炼字之妙。例如在第十三回讲述秦可卿死了，给王熙凤托梦之后，凤姐吓醒，贾府上下都知道了秦可卿的死讯，文中这样描写到：“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除了戚序本和程乙本在此处写的是“伤心”，其他每个版本都用的“疑心”。

至于“伤心”和“疑心”一字之差，显然后者更好更妙。秦可卿死了，贾府伤心，这自然没什么。但用“疑心”这意义便不一样。秦可卿的死因本就是一宗迷案，秦可卿与贾珍有奸情，这是贾府流传的秘密，她突然死了，众人疑心也是理所应当。在甲戌本第十三回后有批语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这是安富尊荣坐享人不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按此批语本回篇目内容原本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但被作者修改删去，正因为用了一个“疑”字，才让删掉的内容隐含期间，使得故事的发展合情合理。所以脂砚斋在这“疑心”之后点评道：“九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所以“疑心”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阅读角度都更为恰当。

各版本之间的差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最后还是那句话，虽然各版本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对阅读故事的连贯上没有太多影响，但真要

赏析《红楼梦》自然可以品味出孰强孰弱。对于初看《红楼梦》的读者，最好先选择程高本阅读，再对脂本进行了解。或者选择品质好的出版社及好的校勘版本，在熟悉故事内容，有一定基础之后，再涉猎版本差异也不迟。（雷）

脂砚斋与脂批真伪之辨

在讲《红楼梦》的抄本系统时，多次提到了“脂砚斋”，然而脂砚斋是谁？至今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学者给脂砚斋下的两个定义是：其人是《红楼梦》的批注者；同时也是曹雪芹的知己。对脂砚斋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时是非常慎重的，之所以称“其”（含他、她），是因为我们至今连脂砚斋的性别都无法确定；脂砚斋甚至还有可能是“他们”，因为《红楼梦》评点者不止一个人，其中署名为“畸笏叟”的批语在抄本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除此之外还有署名为杏斋、松斋、立松轩、梅溪、常村、绮园、鉴堂、玉蓝坡、左绵痴道人等评点者。对每个评点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也不得而知。

脂砚斋，与畸笏叟、兰陵笑笑生等齐名，乃此人别号，可以猜测一二的是，此人书斋中收藏有脂砚，所谓脂砚便是红色的砚台。还有可能就是此名是为了配合《红楼梦》《石头记》而专门取的，脂为红，砚为石，相互照应。

金圣叹与施耐庵，毛宗岗父子与罗贯中，李卓吾与吴承恩，这些评点家与作者之间都是没有关系的，仅有的关系就是我写了，你读了、还懂了、且评了。可脂砚斋与曹雪芹不同，从脂批的措辞用语来看，他们两是相互熟识的。所以这就为脂砚斋的身分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并且至今还